

402109

X513
S04

X513
S04

小法岱特

[法]乔治·桑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小法黛特

[法] 乔石·桑著

章 鸿 康 译

福 建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八四年·福州

小法黛特

[法] 乔治·桑著 章鸿康译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5.25印张 2插页 100千字

1984年12月第1版

198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7,850

书号: 10173·685 定价: 0.55元

一八四八年序言

我们谈论着梦寐以求的共和体制和我们的遭遇，说着就来到了蔽荫道路上麝香草引人留步的地方。

他对我说：“还记得吗？一年前我们从这儿经过，在这里逗留了一个夜晚。你对我讲述了《弃儿》^①的故事，我建议你用我们之间使用的通俗的笔调把它写下来。”

“我模仿了我们的‘种麻人’的口吻。我还记得，打那天以后，我们仿佛度过了十年。”

我的朋友又说：“然而大自然并未变化：夜晚总是那样纯洁，星星总在闪烁，麝香草总是芬芳飘香。”

“但是，人都变坏了，我们和其他人都是这样。好人成了弱者，弱者成了懦夫，懦夫成了无赖，宽容者成了冒失鬼，猜疑者成了恶棍，自私者成了凶残的人。”

他说：“那我们，过去我们怎样，现在又变成什么了？”

我回答他说：“过去我们很忧伤，现在成了不幸的人。”

他批评我泄气了，想向我证明革命不是玫瑰花的温床。我很清楚，自己也不去多想。但他还想证明，灾难会给人带来教训，增强人的毅力，安宁则使人僵化。那时候我根本不同意他的看法。对于革命激起的那些坏本性，坏热情，坏行为，我还无法这样容易地作出自己的定见。

^①即《弃儿法朗索瓦》。

我对他说：“一些窘迫，略微过分的工作，对我们这样生活条件的人很有好处；但是，过度的贫困，就是穷人的死亡。再说，把物质上的苦痛搁在一边吧，当今，人世间还有精神上的苦痛，它不会带来任何好处。恶人在受苦，恶人的受苦就是疯狂；好人在受苦，好人的受苦就是牺牲，极少有人幸存下来。”

“你丧失信心了？”我朋友气愤地问我。

我对他说：“恰恰相反，这是我一生中对未来的理想，上帝的善良、革命的前途最有信心的时刻。但是，信念以世纪计算，理想包含时间与空间，它们不拘于天日与钟点。我们，可怜的人类，我们计算着短暂的一生的时刻，我们品尝着它的乐趣与苦涩，不能阻止我们自己和我们同时代人一起凭良心和思维来生活。他们迷途时，我们不知所措；他们失去时，我们悲观绝望；他们受苦时，我们也不能安宁和幸福。你说，夜晚真美，群星闪烁。无疑，这种天空和大地的静谧是无穷尽的真理的图画，凡人是不能汲干和搅混它神圣的源泉的。我们凝视太空苍穹，嗅闻着野草的香气，大自然在我们周围唱着永恒的牧歌，但是，在阁楼或牢狱里，却有人窒息，有人受苦，有人哭泣，有人呻吟，有人咽气。人类从未发出过更沉闷，更嘶哑，更可怕的呻吟。我知道一切都会过去，未来属于我们。但是，现实却在残杀我们。上帝是永恒的主宰，但是现在，它却无法驾驭。”

我朋友对我说：“努力摆脱这种沮丧的心情吧！想想你的艺术，在它给你的快乐中努力重新寻觅对你自己的魅力。”

我对他说：“艺术就象自然，它总是美好的；它象上帝，

总是慈善的；但有时它却以抽象的方式存在，只是在掌握它的大师们能配得上的时候才显露出来。它的气息，将重振长期沉默无声的古琴，但它能振响在暴风雨中粉碎了的琴吗？今天，艺术在分解以期待重新开放。它在革命中，象人类的发展规律，象冬去春来植物复苏一样。但是，恶劣的气候杀死了许多嫩芽。自然界里少了几朵花，几粒果实又算得了什么？人世间的痛楚和死亡熄灭了几个声音，冻僵了几颗心又算得了什么？不！今天，大地，正义和真理在受难，艺术不会使我得到安慰。没有我们，艺术仍将存活。它象诗歌，象自然那样美好，永世长存，总是在我们的瓦砾堆上微笑。我们这些经历了那些灾难时光的人，成为艺术家之前，先要努力做个真正的人。除了创作之神的沉寂之外，还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哀悼。”

我的朋友说：“你听，耕耘的歌声，至少，它不无视任何苦痛。如同《浮士德》^①中的巫婆们那样，在这种纯朴而又庄严的旋律下，我们乡村的好酒在洒散、在圣化^②，也许已经有一千多年了。”

我听着种田人的叙事曲，中间夹着长长的间歇，我钦佩他那即兴创作变幻莫测，给陈旧的宗教题材带来了无穷的變化。这就象大自然自己的幻想，或者象一个神秘的公式，通过它，大地宣告了它的力量和人的工作相结合的每一步骤。

这歌声以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使我自己陷入了沉思遐想之中，改变了我的思路。

①《浮士德》(Faust):德国著名文学家歌德(Goethe 1749~1832)所著的剧本。

②基督教礼仪中，酒常被用来象征耶稣的血。

我对朋友说：“去年你在这里对我说的话是千真万确的。诗比诗人更强，它在他们身外，高于他们。革命对此也毫无办法。啊，囚徒们！啊，垂死者，各民族的俘虏，战败者，所有高度文明的殉葬者！在人的声音振动的气流中，总有一个有益的谐音把一种虔诚的慰藉注入你们的灵魂。甚至无须如此，鸟儿的歌唱，小虫的唧唧声，微风的窃窃低语，或者是大自然的沉寂——尽管它总是被无法形容的神秘的雄辩声所打断，仅仅这些就够了。如果这些悄悄的话语能进入你们的耳鼓，哪怕是一瞬间，你们的思想就会摆脱人的残忍的桎梏，你们的灵魂就能在创造中自由翱翔。就是在这里，生存着这个强大的魅力，它是真正的公有财富，穷人常常要比富人更多地享受它，它更愿意向被害者露脸，而不是向刽子手。”

我朋友说：“你看，我们非常痛苦，非常不幸，别人却不能夺走我们爱自然和在它的诗情画意中休憩的乐趣。那么，既然我们给不幸的人们的只有这些，还是象我们最近理解的那样使用艺术，即轻轻地赞颂这首甘美的诗，努力表现它，就象是敷在人类伤口上的有益的植物的汁液。无疑，为了物质上的得救而寻找可行的真理时，会找到其它许多医治方法。但是，其他人会比我们更好地去关注这些。因为社会生死攸关的迫切问题，目前是一个实际问题，我们要努力用高尚的娱乐来缓和我们和其他人身上的行动狂热。如果我们身在巴黎，我们不会反对经常去听音乐以清醒我们的头脑。既然我们现在在田里，那就让我们倾听大自然的音乐吧！”

我对朋友说：“既然这样，那就言归正传^①，也就是回

^①原文直译为“回到我们的羊群中来”，此处为双关语，引出下文的“牧歌”一词。

到我们的牧歌中来吧。你还记得吗？革命前我们常常明确地讨论过：受了社会灾难的强烈刺激的精神一直表现出向往置身于乡间田园的憧憬，向往田园生活，这种生活非常天真，非常幼稚，因为现实世界中的风俗却是这样粗野，思想是这样黑暗。”

“是这样，我还从未象现在这样深有感触。我承认，我很厌烦再回到政治这个可恶的圈子里去；厌恶去谴责占统治地位的小部分人，事后又不得不承认这部分人是由大多数人选举出来的。我想忘记这一切，——哪怕是一个晚上也好，来听听刚才那个农民的歌唱，或者你愿意，听你讲一个你在秋天守夜的日子里从你们村的种麻人那里听来的故事。”

我回答说：“太阳已经下山了，种田人今天不会再唱了，他把犁铧留在田垄里，往回赶耕牛了。麻条还浸在河里，还不到把它们一捆捆竖起来的时候，那时，这些麻捆仿佛是月光下的小幽灵，顺着围墙，茅屋排成战斗队形。但是我认识种麻人，他老想讲故事，住得离这儿又不远。我们可以去请他来吃晚饭，因为他好长时间没捣麻了，也没吸灰尘了，他会更滔滔不绝，口才才会更好的。”

我朋友预先已经感到很高兴了，说：“那好，我们去找他吧！明天你把他讲的故事写下来，与《复活》^①，《弃儿法朗索瓦》一起构成一组乡村故事，我们按照传统的方法，取名叫《种麻人夜话》。

“我们将把这个集子献给我们被俘的朋友，因为禁止我们向他们谈论政治，我们只能给他们讲些故事来使他们散心

^① 作者的另一部田园小说。

或入睡。我特地把这一本献给阿尔芒……”

我朋友说：“没必要指名道姓，别人会猜疑你的小说中有隐讳之意，还会从中发现一些骇人听闻的阴谋。我知道你想说谁，他的姓氏即使你一划也不写，他也一定会知道的。”

种麻人吃饱了晚饭，右边摆着一只盛满白酒的小壶，左边放着一只烟叶罐，足够他整个晚上任意装叶抽烟了，他就对我们讲了下面这个故事。

乔治·桑

一八四八年九月^① 诺昂

①原作还附有一个一八五一年序言，主要是作者的文学见解，观点与此序言基本相同，故略去。

——

科斯村的巴尔博大爹对自家的事料理得不错，他身为本镇的参政理事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他有两块土地以供养全家，并且可以带来利润。在自家的草地上，他可以整车整车地收获草料，除了溪边草地上夹杂着灯芯草的以外，其余都是当地有名的上好草料。

巴尔博大爹的房子造得很好，上面盖着瓦片，建筑在斜坡上，空气很好，并且还有一个收成很好的花园和一个需雇六个人工作的葡萄园。此外，在库房后面，他还有一个我们当地称之为“乌什”的、围着矮树丛的漂亮的果园，里边长满了李子，黑樱桃，梨和花揪。而且，果园围边的胡桃树也是方圆两法里^①内最老，最大的。

巴尔博大爹是个很勇敢的人，不怀恶意，很关注他的家庭，对他的近邻和同教区的居民也毫无不公平之处。

他已有三个孩子，但是巴尔博大妈看到她有足够的财力来抚养五个，而且必须赶紧，因为她年龄逐渐大了，竟然一下给他生了两个，两个漂亮的男孩；他们非常相象，别人几乎不能把他俩区别开来，人们很快发现，这是一对双胞胎，一对一模一样的孪生子。

他们出世是莎谢特大妈把他们接生到她的围裙里的。她

^①—法里约合九华里。

没忘记用针在先问世的孩子的臂上划个小十字，她说，因为一截小布条或一根项链会相互混淆而使之丧失年长权。她还说，孩子长强壮时，应给他做一个永不会消失的记号，家里人照着去做了。年长的名叫西尔迈，不久人们就叫他西尔维奈，使之与做他教父的哥哥区别开来；年幼的取名叫朗德里，从受洗礼起他一直用这个名字，因为他的叔叔——他的教父在年轻时一直被叫做朗德里什。

巴尔博大爹从市场回来后，看到摇篮中的两个小脑袋有点吃惊。“哦，哦，”他说，“这摇篮太小了，明天上午我得把它改大一点。”尽管没学过木工，但他那双手却会做点木匠活，他的一半家具是自己做的。他并没有大惊小怪便去照顾他妻子，她喝了一大杯温酒，感觉很好。

“你干得真好，我的妻，”他对她说，“这会增添我的勇气的。现在又要多抚养两个孩子，我们丝毫也不需要他们。这就是说，我应该不停地耕种土地和饲养牲口。放心吧，会有人干活的，但下回可别一下子给我生三个，这样会太多的。”

巴尔博大妈哭了，巴尔博大爹感到很不安。

“别上火，别上火，”他说，“你别悲伤，我的好妻子。我这样说并不是责备你，恰恰相反，是对你表示感谢。这两个孩子漂亮，长得又好，他们身上没一点缺陷，我很高兴。”

“唉，我的上帝，”女人说，“我知道你并不是在责备我，我的主人家。但是我很担心，别人对我说没有比抚养双胞胎更碰运气，更困难的了。他们几乎总是这样：相互损害，要使其中的一个长得好，另一个就要遭殃。”

“啊哈，”丈夫说，“这是真理吗？这是我见到的第一

对双胞胎，这种情况并不常见。这还是莎谢特大妈见得多，她会给我们说出个所以然来的。”

莎谢特大妈被请来后，回答说：

“相信我，这两个孩子会活得很好，他们不会比别的孩子多病。我干助产婆这一行已经有五十年了，我见过乡里所有孩子的出生，成长和死亡。我接生双胞胎也不是头一次。首先，两人相貌一样不会影响他们的身体。有的双胞胎并不比你我更相象，但常常是一个强壮，一个瘦弱；结果一个活着，另一个却死了。看看你们的双胞胎，他们两人一样漂亮，一样结实，就跟独生子似的。他们在娘肚里并没有互相损害，他俩来到世上都很好，没使他们的母亲受很多痛苦，他们自己也没受痛苦。他们漂亮极了，一个劲儿想快快成长。您尽管放心，巴尔博大妈，看着他们长大将是一个很大的乐趣；如果他们继续这样成长，以后只有您和每天看见他们的人才能区别他们；因为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相象的双胞胎。人家会说这是从一个卵里孵出来的两只小山鹑，这是多么可爱，多么相象，只有母山鹑才能辨别他们。”

“那就好，”巴尔博大妈边搔头边说，“但是我听说双胞胎之间会产生过多的友情，他们最终分开时就不能再活下去，至少他们中的一个会积忧成疾，直至死亡。”

“这话倒是真的，”莎谢特大妈说，“但请听着一个有经验的女人对你们说的话，别把这些话忘了，因为你们的孩子到了要离开你们的年龄的时候，我也许已经不在世，不能替你们出主意了。双胞胎开始能互相认识时，注意别让他们老在一起。一个看家时，带另一个去劳动；一个去钓鱼时，

送另一个去打猎；一个去放羊时，让另一个去牧场看牛；给一个喝酒时，给另一个喝水，对两人都要这样。不要同时责骂或教训他俩；别让他们衣着一样；给一个带圆帽时，给另一个带鸭舌帽，特别是他们的外衣别用同一色的蓝布去做。总之，你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别使他们相互混淆，别使他们习惯于形影不离。我真担心你们会把我的话当成耳边风。如果你们不这样去做，总有一天，你们会非常后悔的。”

莎谢特大妈真是金口玉言，大家都信服她，保证要照她说的去做，辞退她之前还送给她一件很好的礼物。因为她叮嘱别用一个人的奶来喂养双胞胎，巴尔博家立即着手找奶妈。

但是，当地找不到奶妈。巴尔博大妈没预料到会一下子生两个孩子，其他孩子都是她自己哺育的，她先前就没多加注意。巴尔博大爹必须出门到附近地区去找奶妈。这段时间里，做母亲的不忍心让小宝宝挨饿，她自己给两个孩子喂奶。

我们这儿的人不会很快拿定主意，不管多么富有，总要讨价还价。别人知道巴尔博家付得起钱，而且做母亲的已不再是很年轻了，不大可能同时哺育两个小孩而不精疲力尽。巴尔博大爹所能找到的奶妈都向他要求每月十八个利佛尔^①，不多不少，正象要求一个有产者那样。

巴尔博大爹只想给十二或十五个利佛尔，他认为对一个农民来说，这已经是很多了。他到处奔走，讨价还价，但没什么结果。事情并不很急，因为两个孩子还很小，不会使母亲太疲劳，两个孩子都很健康，很安静，不吵不闹，给家里带来的烦恼几乎不比一个孩子所带来的多。一个睡着时，另

^①利佛尔：法国古货币，约合一法朗。

一个睡得也很安稳。做父亲的已经改大了摇篮，他们俩一起哭的时候，别人同时摇动他们，他们便平静下来。

最后，巴尔博大爹与一个奶妈谈妥了每月十五利佛尔，只是对五法朗的梳妆费还有争议，这时，巴尔博大妈对他说：

“啊，我们的主人家，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每年要多耗费一百八或两百利佛尔，好象我们是老爷太太似的，好象我已超过了哺育我孩子的年龄似的。我的奶哺育孩子绰绰有余。我们的孩子已经满月了，你瞧瞧他们难道不是情况良好吗？你想为两个中的一个所雇的奶妈拉麦罗德强壮和健康状况还不及我的一半；她的奶水已经有十八个月了，这不是这样年幼的孩子所需要的。莎谢特大妈说别用同样的奶哺育我们的双胞胎，别使他们之间有过多的友情。她说过这话，但她不也说过应该同样很好地护理他们，因为说到底，双胞胎的生命力不是完全与其他孩子一样强吗？我情愿我们的孩子过分相爱，也不愿为了一个，牺牲另一个。再说两个当中，哪一个让奶妈去哺育呢？老实说，与两个中任何一个分离，我都会一样忧伤的。可以说我爱我所有的孩子，但不知怎么的，我感到这两个是我亲手抱过的孩子中最可亲可爱的。对他们，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情，总怕失去他们。我的丈夫，我求你别再去想雇奶妈的事了，其余的，我们照莎谢特大妈叮嘱的去做就是了。他们顶多在断奶后才能分清手脚，还未断奶的孩子之间又怎么会有过多的友情呢？”

“你说得不错，我的妻，”巴尔博大爹一边回答，一边看着他那少见的，然而还是精神饱满，身体强壮的妻子。“但是，随着孩子逐渐长大，你的身子虚弱了怎么办？”

“别担心，”她说，“我的胃口象我十五岁时那样好，再说，如果我感到精疲力尽了，我决不会瞒着你的，那时再让这两个可怜的孩子中的一个到别人家去也还来得及。”

巴尔博大爹顺从了，再说他也不愿意付出无益的开支。巴尔博大妈哺育着她的双胞胎，没有怨言，也没有痛苦，而且她的身体素质非常好，她的小宝宝断奶后两年，她又生了个漂亮的小姑娘，取名叫娜内特，也由她自己哺育。但是这毕竟有些过分了，如果不是她那生了第一个孩子的大女儿经常给小妹妹喂奶来减轻她的负担，她是很难维持到底的。

这样，家庭扩大了，子孙满堂，小叔叔、小阿姨与小外甥，小侄女之间谁也无须指责谁更爱吵闹，谁更懂道理。

二

双胞胎自由自在地成长着，不比其他孩子多病。而且，他们的性情是如此温和，如此有教养，别人会说他们长牙齿和长身体都没受一点痛苦，不象其他孩子那样。

他们长着一头金发，一辈子都是这样。他们的脸色很好，蓝色的大眼睛，宽肩膀，身板挺直，结实，身材和胆量都比同年龄的孩子大。周围所有的居民经过科斯村时，都要停下来看看他们，为他们相貌相似而惊奇，每人离去时都说：“这真是一对漂亮的小孩。”

因为这个原因，双胞胎很早就习惯于被人打量，被提问，

他们逐渐长大，一点也不害羞，不呆板。他们和所有的人相处都很自在，不象我们这儿的小孩那样见到生人就藏到树丛后面，他们总是落落大方地面对每个来人，回答别人提出的问题，不低头，也不用别人多请。乍一看，别人一点也看不出他们之间的不同地方，仿佛是一个鸡蛋，鸡蛋一个。但是人们打量他们一刻钟后就会发现，朗德里略高、略壮一点，头发较密，鼻子较大，眼睛更有光采，他前额较宽，显出较坚定的神色。他哥哥有一个记号在右脸颊，他也有一个，不过是在左脸颊，而且明显得多。因此，当地人能很好地区别他们，但却需要一段时间，在夜幕降临时或在略远一点地方，他们几乎全都搞错，更何况双胞胎的声音完全相同，他们清楚地知道别人会把他俩混淆起来，因此常以另一个人的名义说话，不会使别人发觉已经弄错。巴尔博大爹有时自己也搞不清楚。正象莎谢特大妈所说的那样，只有母亲从不会搞错，不管是在黑夜，或是在远处，只要能瞧见他们走来或听见他们讲话。

事实上，两人都不错。如果说朗德里的思想更开朗，比他哥哥更勇敢的话，那么西尔维奈则是非常重友情，感情细腻，使人们不会偏爱他的兄弟而少爱他。人们很想在三个月中阻止他们老呆在一起。在乡村，用三个月来做一件一反常规的事，已经是很长了。但是，一方面人们看不到这会有很大的效果；另一方面神父说过，莎谢特是个多嘴女人，上帝安排在自然规律中的教项，凡人无力改动的。这样，家里人渐渐地忘了以前许诺要干的事。第一次给他们脱掉连衣裤，穿上套裤去做弥撒时，他们的衣着一摸一样，这是他们的母

亲的一条衬裙改成的两套衣服，做工也一样，因为教区的裁缝根本不会做其它的式样。

他们年龄稍大一点后，家里人发现他们对颜色有同样的偏爱。新年，姑姑罗赛特打算送给他俩每人一条领带作为礼物，在用马驮着商品上门卖货的旧衣商那里，他俩各自选了一条淡紫色的领带。姑姑问他们是否是因为两人总想穿一样的衣服，然而，双胞胎并未想得那么远。西尔维奈回答说这是商人包袱中颜色最好、花样最美的领带，朗德里接着说其余的领带都很难看。

“那我马的颜色呢？”商人笑着说，“你们觉得它怎样？”

“很难看，”朗德里说，“象只老乌鸦^①。”

“难看极了，”西尔维奈说，简直就是一只秃毛乌鸦。”

“看见没有，”商人对姑姑说，脸上露出富有判断力的神色，“这两个孩子的眼力一模一样。如果一个指红为黄，另一个立刻会说黄为红。这没有必要去否定他们，因为有人说，如果你想阻止双胞胎自认为是一幅画的两个复本，他们就会变得愚笨，变得不知所云的。”

商人这样说是因为他的淡紫色的领带难看，他想一下子卖掉两条。

时间向前推移，事情继续发展。双胞胎的衣着非常相象，别人更是常常把他俩搞错。或者是由于孩子调皮，或者是由于神父所说的那个不可改变的自然规律的力量，如果一个碰破了木鞋的一端，另一个马上把同一只脚上的木鞋碰掉一角；

^①原文 (pie)意为“喜鹊”，常用来比喻饶舌，难看的人或动物，含有贬意，不合中国人的习惯，故改译为“乌鸦”。